

农村文学读物



劳模嫁女

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

农村文学读物

新 故 事 集

劳 模 嫁 女

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六六年·北京

內 容 說 明

这个集子編选的十一篇故事，大部分說的是农村的事，有說农村中英雄人物、先进人物事迹的；有說艰苦奋斗、奋发图强以改变农村一穷二白面貌的；也有說阶级斗争，揭破阶级敌人复辟阴谋的；另外，还收入几篇讲解放軍练兵生活和工厂比学赶帮的故事。

这两年，好的新故事已大量涌现，这里选出来的，只是一九六四年一年間在报刊上发表过的。因为讀到的材料有限，可选而沒有选入的好作品定然不少。今后，我們还打算繼續編选，希望大家听到或讀到好作品时，能随时告訴我們，共同把“新故事集”編得更适合农村讀者的需要。

劳 模 嫁 女

书号 1828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)

字数 93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5\frac{1}{8}$ 插页 2

1965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1966 年 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印数 50001—95000 册 定价 (1) 0.33 元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目 次

白雄鷗的故事	葵 园 (1)
十二点差一分	景世泽 (27)
桥	李鈞龙 (34)
老虎嘴	王宝林 (42)
“吹破天”	彭明道 (53)
龙馬精神	春 一改編 (66)
小保管上任	馬正太 (84)
劳模嫁女	譚喜亮 (97)
秤眼老章	殷光玉 (110)
夺印	曉 寒改編 (124)
南阳湖上一家人	依 群改編 (150)

白維鵬的故事

葵 園

白維鵬同志虽然牺牲了，他生前的动人事迹，却到处传颂着。这里要讲的，就是他生前的故事。

搞水利严冬打井 为集体慷慨献碑

一九五五年冬天，白維鵬学习了中共蠡县县委发出的打井号召，兴奋的一宿沒有睡觉：他想起了借地主李大雨水車被訛騙的事。

那还是一九四四年，入了阴历五月了，还没有种上庄稼。白維鵬就硬着头皮到井上找李大雨的儿子李来福，央求借一宿水車澆澆地。李来福正在看水車，見維鵬来了，装作沒看見，背起手来，就去看哇。白維鵬在李来福的下巴頰下央求着，李来福揚着头帶答不理，只是看他的哇。維鵬从地东头跟到地西头，又从地西头跟到地东头，好話說了千千万，李来福才放了一个“屁”，答应給他爹商量后再說。到第二天，母亲东凑西凑的买了二斤香油送

到李大雨家去，李大雨才笑咪咪地說：“使水車好說，今日晚上使吧，但是要小心着，千萬別使壞了，正是大忙的時候。”

維鵬家和人家合養一個牲口，只有自己一條腿，當時輪不過來，白維鵬只好到姥姥家借了一個牲口來。這天娘兒倆早早地吃了晚飯，拉着牲口去套水車澆地。把牲口套上了，母親看水車，維鵬看哇，水車叮當叮當地響起來，井水在月光下象銀蛇一樣，順着壟溝向地里爬去。維鵬望着壟溝的水，真有一股說不出的高興。水還沒有流到地里，只听嘩啦撲嗵一聲巨響，母親大喊了一聲：“壞了！”

維鵬跑來一看，呀！水車掉到井里去了。

李大雨聽說水車掉在井里了，就瞪起了兩顆帶着血絲的大眼珠子罵道：“你們天生的這把窮骨頭，還能享了福！把我的水車也妨壞了。你們馬上賠！賠我新的！”後來又托人說合着，才答應把砸壞了的水車斗子換成新的。又托飢荒又借債，買了一棵槐樹，請了兩個木匠，好吃好喝好待承，換上了新斗子，才算了事。

原來地主李大雨的水車斗子大部分都壞了，正找不到一個好機會，這次白維鵬來借水車，就暗地里拔掉了水車斗子上穿釘，好訛白維鵬一下。白維鵬發現了這事以後，可氣壞了，想去告他，那是日本鬼子的天下，李大雨在日本人手里挺紅，有冤哪去訴？有苦哪去申？氣的背起鍬來就往外跑，母親以為他要和地主去拼命，一把抓住維

鵬說：“你要干么去？”“我去挖井！”母親嘆了一口氣說：“孩子！咱家底薄，哪能打起井！”維鵬慢慢放下手裡的鐵鍬，忍着淚說：“什麼時候用自己的井澆地就好了。”

白維鵬想到這裡，不由得心裡一酸，眼裡涌出淚水。可是，今天我們要打自己的井了，他眼裡涌出水利化後的圖畫：井打成了，井水流到農業社的地裡，黑黝黝的莊稼一望無邊……

天還沒發亮，白維鵬穿上棉衣就走。他的妻子張艷榮問道：“起這麼早干么，黎明還早着呢。”維鵬說：“睡不著了，到地裡看看去。”張艷榮說：“十冬臘月，地有什麼看頭？”維鵬說：“有好事，回來告訴你。”說著在院裡背起一把鍬走了。

白維鵬冒著寒風，踏著月光，來到地裡，查看著地形，哪兒需要打井，就用鍬挖個記號。回村後召開了社員會，把縣委的號召和個人的想法向社員們說了，就組織了一個打井班子，艱苦的打井活動開始了。

臘月打井，在舊社會連想也不敢想，可是白維鵬打井班，個個生龍活虎，他們一鎬一鎬地刨著封凍二三尺厚的地皮，他們一鍬一鍬地挖，越挖越深，很快就挖到泥漿。第一個下井挖泥的社員叫葛漢章，當人們把他系上來的時候，他成了泥猴，被風一吹，衣裳立刻凍了，葛漢章凍得暈了過去。白維鵬二話沒說，將自己的棉襖脫下來，給葛漢章穿上，自己披上一個破麻袋下井了。這時，有一些社員動搖了。有的說：“冬天打井，老輩子沒有過。”有的說：“這

哪是打井，这是玩命。”有的說：“我看算了，过年开春再打井也不晚。”白維鵬听了，立刻开了个会，对大家說：“冬天是个农闲季节，要利用这个时机打井，把井打成了，小麦返青时可以放返青水。到春天再打，那时农忙了，鬧不好澆不了地，把春播也耽誤了。冬天是冷，咱們要想法克服，是不是挖一个避风窑，在窑里生上个火，从井里上来，就到窑里避风取暖，大家看怎样？”經過討論，大家决定繼續干，按維鵬想的办法挖了一个避风窑，生了一个火炉，这样大家的情緒高涨起来了。

白維鵬願叫社員們多暖和会，他总是一下井就不願上来，社員們見他下去的时间太长了，要求他上来换换：

“喂！維鵬，你下井时间太长了，快上来暖和会吧！”

“我不冷，再挖会再换吧。”維鵬头也不抬地又挖起来。

維鵬正在挖着，从井口上掉下一块大磚来，一下砸在了他的脊梁上，立即起了一个大疙瘩。井上的社員們吓坏了，忙問：“砸着了吧？”

“沒有！”維鵬說了瞎話。

維鵬的脚冻坏了，脚后跟上裂的口子有一寸多长，象个孩子嘴。他还是照样下井挖泥。有一次，挖了一盘泥，該换班了，社員們催他上井歇歇，他立在泥筐里，往上系，因为拉泥的绳子已磨得糟了，快到井口时，绳子一下断了，連筐帶人又墩到井底。当人們換好绳子把他系上来，冻脚上的口子流着血水，一拐一拐的，人們劝他回家休

息，他笑着說：“蹶一下算不了什么，再說脚冻了，叫冰水一炸就好了。”刚休息一会，又下井了。

井越挖越深，泥浆越来越多，风越刮越大，天越来越冷。維鵬为保护社員們的挖井热情，从家里抱来一床棉被，叫社員們围着。被子上弄了很多泥，全湿了，围上潮乎乎的不御寒。維鵬想起了他爹穿的那件大皮袄，回到家对爹說：“爹，你把皮袄脫下来，叫打井的人們披披吧！”爹一听要他脫皮袄給打井的穿，觉得怪可惜的：“这皮袄值好几十块，叫打井的一穿，弄上泥水就糟了。”維鵬笑了笑說：“爹，井打成了，旱地变成了水澆地，一季頂两季，你算算，每亩要多收五十斤粮食，全村五千多亩地，要买多少件皮袄呀！”父亲听了觉得儿子說的有理，脫下皮袄叫維鵬拿走了。

井筒子挖成了，砌井的磚还不够，怎么办呢？买些磚？不能！社初办，家底还很薄，投資大了，会影响社員們的收入。又想了想，有了，家里他新垒的那个影壁是磚的，可以拆出不少磚。維鵬到家二話沒說，就唏哩呼嚕地拆起来。正拆着，母亲听了走出来問：“才垒的影壁干么又要拆了？”

“井挖成了，磚还不够，先拆了它砌井。”維鵬一边拆着一边說。

“就是你傻，老把家里的东西往外鼓搗。”母亲不滿意地說。

“我是干部，我不拿磚，难道还先叫社員們拿磚？”維

鵬解釋說。

“倉(維鵬的奶名)！我不管，你拆吧。”母親說完回屋裏去了。

維鵬拆了影壁數了數，自言自語地說：“還少。”一眼看見了磚門台阶，“這也能拆出不少磚。”過去又拆起台阶來。母親更生氣了，對維鵬說：“倉！才拆了影壁，還非拆我這個台阶不行？看你拆的，剩了這麼個土坡，以後陰天下雨的，我出門不擦倒呀！你的胳膊肘光往外扭。”

維鵬是很孝順父母的，見母親火大了，就笑着安慰母親說：“娘，我拆了再給你在門旁安個扶手，出門扶着它，比台阶更好。”維鵬看看母親的臉色，氣還沒消，接着又說：“你忘了那年天旱，咱們借地主李大雨的水車澆地的事了？這會是咱們的天下，在自己的土地上打井，澆自己的土地，可你又……”母親一听又提起借水車的那回事，心里折了几个過子，沒等維鵬說完就說：“是娘的不是，倉，你拆吧。”

經一冬的艱苦戰鬥，井挖成了，多年的旱地變成了水澆地。

兩千里路雲和月

餐風飲雪買馬來

一九五六年，是不平凡的一年。這一年起了翻天覆地的大變化，一聲春雷，全國實現了農業生產合作化。北

沙口村成立了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，也合作化了。几千年的地界子被拔掉了，一块一块肥沃的土地，連成了大片。白維鵬目睹着这美好的前景，心血沸騰了。工作，生产情緒更加高涨了。

高級合作化了，土地要精耕細作，畜力感到不足。这时听说口外要給内地調剂一批馬，并且价錢很便宜，支部决定派人到口外买馬，召开了社員大会，把研究的初步意見向社員們說了。于是社員們七嘴八舌地說起来。有的說：“那地方馬好，又便宜，我同意。”有的說：“好是好，就是太远。”有的說：“听说那地方人烟稀少，走百八十里碰不到村。”有的說：“天气变化无常，人們不是常說，早穿皮袄午穿紗嗎？”經過討論，买馬的事虽然通过了，可是派誰去呢？不少社員們都大眼瞪小眼的不开口。这时从人群里站起一个人来，說：“我去，希望再找一个內行的跟我一块去。”人們一看报名的不是別人，正是严冬打井模范白維鵬。人們暗地称贊：“这人行，忠誠可靠，叫他去准能把事办好。”都同意他去，就这样决定了。可是派誰和維鵬一块去呢，后来人們觉得李茂华为人实在，又对牲口是內行，就决定让李茂华和白維鵬同去。

起身的前一天，維鵬走到母亲屋里說：“娘，我明儿就走了。”

“到哪去？”

“內蒙。”

“內蒙在哪？”

“离这很远很远，告訴你也不知道。”

“出远門也不早說声，你看，快立冬了，連个新棉衣裳也沒有。”母亲埋怨着說。

“有我那身破棉衣就行了，大冷了再說。”維鵬笑了笑說。

第二天，維鵬帶上了五百多元，背上棉衣，辞別了父母、妻子，和李茂华起身了。到了內蒙集宁平地泉牧区一看，真是一片好景：

蒼茫无际大草原，
牛羊成群如云翻；
膘圓駿馬数不尽，
牧歌一曲繞青天。

白維鵬和李茂华見到这种景色，心里有說不出的高兴，又一打听馬价，呵，比內地便宜一半！他們帶的五百多元能买四匹好馬。可是又一打听，从这运馬到家需三百多元的運費，这样就得少买两匹馬。是少买两匹坐火車回去，还是多买两匹赶着馬走回去？走回去，这离家一千多里，道又不好走，困难很多。这个复杂的問題摆在了白維鵬的面前时，白維鵬面对这个問題为难了，究竟怎么办，一时拿不定主意。这时，他想起了毛主席教导的話：“一事当前，先替自己打算，然后再替別人打算。……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，至少不能算一个純粹的共产党员。……”白維鵬想：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，为中国

人民的解放事业，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。我是一个干部，遇到这个事，不应先为自己打算，应先为社员们打算。现在社里正缺少畜力，社员委托我出来办事，千斤的担子也要担起来。想到这里，心里豁亮了，身上也增添了力量：多买两匹马回家，就是增加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，红军爬雪山，过草地，长征两万五千里，克服了多少困难，走一千里地就能叫困难吓倒！经和李茂华商量后，决定多买两匹马步行回去。

他俩买好了四匹马，带上了些干粮，出发了。

白维鹏和李茂华赶着四匹马千里跋涉着，饿了就啃几口冻着冰的干粮，渴了就抓一把雪塞到嘴里吃，黑了，找一个避风的地方或找一个破庙昏几里囚一宿。

他们买的马都是没有驯服的野马，哪能跟他们服服贴贴的走路。有一次正走着，一匹马挣脱了缰绳跑了。维鹏可急坏了，撒腿就追，一个人追马还能追的上吗？马把他拉远了就停下来吃草，等他追近了，又跑了，就这样追呀，追呀，追了半天也没追上。怎么办呢？叫马白白跑掉了可不行！找人帮忙把马找回来？可是连个村庄也没有！说来也凑巧，这时，见一人骑着匹马跑来了，维鹏赶忙跑过去拦住了马头，和这个骑马的人说明了情况，这人当即飞身上马，两脚在马肚上一磕，马蹬开四蹄，扬起扫帚尾巴，飞也似地跑了。这人手疾眼快，跑近那匹跑掉的马，伸过套马竿，一下套住马头，那马乖乖地被追回来了。维鹏过去抓住这人的双手，感激地说：“谢谢你！”这人笑

了笑說：“用不着謝了，咱們都是农业合作社的社員。”說完跃上馬背，霎时消失在大草原里了。

他們过了沙漠和草原，很快到了山地。你看：

天外青天山外山，
群樹起伏岭岭連；
异峰突起白云繞，
崎岖小路更难攀。

他們沿着崎嶇的羊腸小路，踏着坎坷不平的石子，艰难地爬着。过了一岭又一岭，翻过一山又一山，鞋底磨沒了，棉衣撕破了，但是他們看着那几匹駿馬，心里仍是特別高兴。

他們已經走了一个半月了，連点音信也沒有。母亲和維鵬新婚的妻子张艳荣，每天心里暗暗打鼓：到內蒙道再远，来回也不过一个月，怎么去了一个半月了还不回来，是不是半路上出了差錯？母亲挂念儿子，又怕惹的媳妇难受，暗地落泪；媳妇艳荣結念丈夫，又怕惹的母亲心里不好受，也暗地抹泪。

有一天，婆媳二人正在屋里念叨維鵬，母亲說：“到今儿已經去了两个月零三天了，还不回来。”說着眼里噙滿了泪花，沒敢流出来。媳妇张艳荣心里难受，忍着泪安慰母亲說：“娘，別难受，他又不是沒心眼的人，再过几天就回来了。”婆媳二人正在說着話，忽然一挑門帘走进一个人来，叫了一声：“娘。”母亲和张艳荣一看，这人脸色黑紫，

曝了一层皮，鼻梁象个刀刃儿，耳朵冰铁着，一个劲的流脓水，窝眶的眼眶里滚动着两个大眼睛，头发长了三四寸长，手指活象个鸡爪子，穿着一身破棉衣，棉花套子在外边嘟噜着。这人见母亲老端详他，笑了笑说：“娘，不认识我了，我是仓。”母亲一下醒悟过来，说：“你是仓！”一下子扑在维鹏的身上，热泪象泉水一样噗得噗得地流下来，说：“看你瘦成了什么样子！”维鹏笑了笑说：“百不怎的，有骨头就能长肉。”

野馬性烈如火

維鵬力馴紅鬃

社員們听说买馬的回来了，喜出望外，都出来看望維鵬。一看买来的这四匹大馬，不由得喝彩叫好：“好馬！”你看！个个膘圓，屁股蛋子胖的扎煞着，脊背显出深沟，寬大的胸膀显出力气，四条干巴利落的腿帶着四个大蹄碗，光滑的皮毛，象緞子似的，在阳光下閃閃发光，总之，橫看豎看都是呱呱叫的好馬。社員們围着馬端詳着，議論着，有一个社員提議說：“叫馬試試轅吧，看看上套不？”社員們說：“行，試試。”

社員們推了一辆大車来，牵过馬匹吆喝着上套，可是这些馬都是沒有戴过籠头、沒有經過馴服、不会干活的野性馬，个个又踢又咬又打响鼻，誰也套不上去。这样一来，社員們刚才那股高兴劲，象拔了气門芯一样，泄了气。又

紛紛議論起來，有的說：“這些馬賤倒是賤，不會干活，都是廢物。”有的說：“馬是好馬，不過是聾子的耳朵——摆设。”維鵬聽了這些冷言冷語，當時心裡很難過，從口外買馬步行到家，千里迢迢，受盡千辛萬苦，到頭來還落了一些不是。這時又想起支部書記對他說的話：“有成績不要驕傲，有了缺點和錯誤，就虛心接受人家的批評，遇到困難，要下定決心克服它。”維鵬一想，社員說這些話，也是可以理解的，馬不會干活，光能吃不能用，特別新成立的高級社，又缺乏畜力，是指着這些馬搪現火。想到這，怨氣全消了，增加了克服困難的勇氣，猛地一跺腳說：“一定馴服它！”

維鵬把稍微老實點的馬叫別人馴，自己馴那匹最不好鬥的紅鬃烈馬。

維鵬為馴這匹馬，可費了好大的勁，還舍了幾個死。開始先向有使牲口經驗的老農請教，人家告訴他：“牲口這東西，不能叫它任性，手頭要緊，還要狠，它要鬧，就叫它鬧夠，鬧的沒勁了，還叫它鬧，無論怎麼鬧，千萬不能撒手，撒手一次，就不好馴了，在馬不聽說的時候，不打是不打，要打，皮鞭打下去要有勁，入骨三分，該打不打，不該打的打了，打的不疼不痒，不但馴不好，使反了套，更不好馴了……”維鵬把老農們的馴牲口經驗，一一記在心裡，按照老農的經驗去做。

有一次，他費了很大的勁，才上了套，準備試着學耕地。這馬，不走是不走，一走就跑，它才跑兩步，就把眼一

瞪，耳朵一支楞，蹬腿就飞跑。維鵬手疾眼快，早抓紧了馬“扯勒”，任凭馬跑的再快，他也不撒手，一下把他拉了老远，衣裳拉破了，胳膊也脫了臼。

还有一次，是試馬駕轅，这馬就是不入轅，刚入进去，猛地一下又躡出来，还一个劲的尥蹶踢人，打响鼻咬人，打立桩拍人。維鵬抓住韁绳，勒紧吡牙，和大馬搏斗。馬打起立桩，把維鵬带起来，落下来把維鵬摔在地上，用大蹄子去拍。維鵬想，不管你怎么鬧，我反正不放手，鬧的沒劲了，就老实了。这馬鬧了一会，見摆脫不开維鵬，它又想用别的办法摆掉他。馬停下来，攢了一下劲，后腿一蹬劲，象一条火龙一样跑出村外，这下把維鵬拉倒了，維鵬把身子一滚，沒被馬拍着，抓紧韁绳，任馬拉着他跑下去。看馴馬的社員們見了，大喊：“維鵬！快撒手！你不要命啦！”維鵬听了喊声，还是不撒手。心想如果撒手，让馬摸到了这个办法，下次更馴不服了。这馬刚才把維鵬拉了一、二里地，本来就沒什么劲了，这回又拉着他跑了这么远，渾身冒出汗来，更沒劲跑了，就停下来。維鵬从地上爬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泥土，藐視地对馬說：“跑吧，有本事跑吧！”馬鼻子出着粗气，低着头，麻打着眼，再也不跑不鬧了。

又过了些日子，馬被馴服了，怎么使怎么动，还学出了一套好活。

有馴馬經驗的老社員們，咂着嘴翹起大拇指，夸奖他說：“仓別看年輕，可真有两下子。”